

## 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大馬扁

### 第九回 據局戳計打康舉人 謀官階巧騙翁師傅

話說康有為因與張喬芬爭充局董，有為先自串通幾個鄉中紳耆，幫助自己。張喬芬料然爭他不過，即請教潘學士。那潘學士是最嫉康有為的，因他行止聲名不大好，斷不肯令他充□三鄉局紳，當下即暗囑張喬芬如此如此。喬芬領了潘學士密計，因為康有為要逼自己交出局戳，就揮了一函與康有為，說稱局戳已交至潘學士處，請康有為到潘學士處領取。康有為信以為真，見了張喬芬那封書之後，即歡喜對人道：「今番局戳到潘手了。」便獨自一人乘了一頂轎子，跑到潘太史第來。先自把個名刺傳進去，少時見閩人傳出一個請字。即時下轎，轉令轎夫等候，獨進門裡去。由閩人引至廳上坐下。等了半天，不見潘學士出來相會，心中大為詫異。正待向閩人問個原故，只見有兩個人從後堂轉出，向康有為招呼。那康有為當自己是個新任局紳，擺出個大架子，任那兩人恭恭敬敬招呼他，他卻不起身。只大模大樣，略把頭一點。那兩人已怒他荒謬，明知他是康有為，卻詐作不知，故問他尊姓。康有為只答一個「康」字，亦不還向那兩人問訊。那兩人怒極說道：「你就是康有為麼？」康有為點首道：「不差，想我是新充□三鄉局紳的康夫子，你們知道了……」說猶未了，只見那兩人發狠道：「你就是康有為，該打，該打！」說著，只見後面幾個人跑出來，康有為聽得一個「打」字，已自心驚。又見幾個人一齊跑出，慌得面色也青了，鞋不及穿，向門外就走。早被那幾人輕輕賞了幾拳，故意把他縱了。原來這個擺佈，都是潘學士授計與張喬芬，引康有為到來，為他謀充局紳，要他當堂出醜的。自康有為走後，潘學士與張喬芬方從裡面出來。問得情形，自然見得好笑。潘學士笑道：「那癩康天天說文明，我才把野蠻手段來對付他呢！」張喬芬等聽了鼓掌而笑。潘學士即調喬芬道：「你在這裡權住幾天，避他尋仇，然後拿回局戳，你只管辦你事罷。待我稟知南海令，由你照舊辦理局務便是。」張喬芬自然感激不提。

且說康有為走了出來，大聲喚那轎夫時。轎夫見他身上仍穿長衣，足下仍穿了白襪，偏沒有登鞋子。額上的汗如雨點下，面色青黃不定。這個情景，已自偷笑。即抬他回至寓裡，領了轎錢便去。那康有為見了寓裡的人，那時面上又由青黃轉了黑色。憤然怒道：「好大個翰林！好大個主事！盡有日俺康子點了及第回來，教那老盲賊看。」一頭罵，一頭進裡面去了。各人聽了，卻竊付道：「他方才是很高興出門去的，如何這個樣子回來呢？一定是被人打走了。又一人道：「他出門時是說拜會潘學士的，並說去領局戳，想未必有打架的事。」又一人道：「是了，是了，他方才不是罵什麼翰林主事，又罵什麼老盲賊麼？潘學士是個翰林出身，因眼疾自請回籍的，那主事想就是張喬芬了。一定為討局戳出了醜回來了，若是不然，那有如此氣惱呢！」各人都道：「是了，是了。」你一言，我一語，康有為也聽得一二，料知是議論自己。細思潘、張二人如此輕視自己，罷了，罷了，若不謀個及第回來，怎能吐得氣呢？

恰那年正是會試之期，即打點行李上京會試。只是朝裡頭自從甲午年間與日本開仗，被日人打得大敗，又賠了二百兆兩銀子。及割了臺灣方能了事，因此官場也知得外人強盛，己國衰弱了。康有為到京後，正乘此時顯個名聲，縱不能點得及第，也望得個高官，也好回鄉與張喬芬算賬。就聯合了一班舉人，上上一折，請都御史代奏，喚做「公車上書」。內中所言，不外是築鐵路、開礦務、裁冗員、設郵政、廢科舉、興學堂等套話。惟就當時官場中人，個個都不通外情的，見了康有為等這本折子，差不多當他是天人了。惟朝家究竟不能見用，康有為好生抑鬱，官癩癩越加發作起來。猛然想起當時京中大員，都是講《公羊》學的，就沒命看了幾回《公羊春秋》，揣摩了幾篇時墨，那次會試竟僥倖中了第五名進士，點得一名工部主事。因為不能點得翰林，仍是失意。惟當時有幾位大官執政的，見康有為能說什麼公羊婆羊。前者公車上書又能談得新學，倒歡喜他，以為他不知有多大本領。

就中一位是狀元及第出身，正任戶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兼軍機大臣姓翁名同龢，號叔平，是江蘇常熟人氏。又有一位是李端芬，號苾園，乃貴州人氏，方任禮部侍郎。那李侍郎是他門生梁啟超的相親，因梁啟超中舉，正是李端芬充廣東大主考——取中梁啟超的。他見啟超少年中舉，就把姪女嫁與啟超為妻。康有為憑這條路夤緣起來。李侍郎亦欲得一條升官捷徑，正好借變法之名，望清廷重用，因此樂得與康有為結交，故要替康、梁二人保薦。原來康有為有許多癩癖的：第一是做聖人的癩，像明末魏闡一般，要學孔子。第二是做教主的癩，像歐洲前時的耶穌，今時的羅馬教皇。第三就是做大官的癩了。既自中了進士，得幾個紅頂白鬚賞識，那官癩更自發興，便與梁啟超商議，看有何進身之計。想來想去，自然要先靠李端芬，就與梁啟超天天在李端芬那裡走動。李端芬既有意推薦，就介紹他多識幾個京官，如學士張伯熙、徐致靖，也往來漸熟了。康有為這回覺漸已得勢，但自付御史有奏事之權，總要結交三五位御史都老爺，自是緊要的。偏又事有湊巧，有一位御史喚做楊深秀，與李端芬是有個師生情分的，所以康有為先結識了他。又由楊御史介紹，如尚書徐會澧、御史宋伯魯，都成了知己。

這時京官之中，已有多人吹噓康有為，故當時尚書銜總署大臣張侍郎蔭桓也有來往。那張蔭桓號樵野，亦是廣東南海人氏，與康有為只是鄰鄉，自然逐漸親密。時蔭桓屢使外國回來，知得外國文明政體，今見有個鄉親康有為好談西法，如何不歡喜？況蔭桓以吏員出身，自己見半生來不能巴結上一名舉人進士，故平日見了同鄉的讀書人，是最歡喜接見的。且康有為能說西法，因此款接之間，動要討論政治。那康有為本有點子聰明，雖於西國政治不大通曉，惟看過幾部《泰西新史攬要》的譯本，加以口若懸河，自能對答得來，蔭桓不及細查，即贊道：「足下如此通達時務，將來實不難發跡，不特我們廣東裡頭將來多個大員，且朝廷若要變政，也得多個幫手。」康有為聽了，暗付自己方要做個先進，今張侍郎只說他得個幫手，已好生不悅，但正要靠蔭桓的勢力，自不敢衝撞蔭桓。因張蔭桓那時正當總理各國事務大臣，身佩七個銀印，正是紅極的時候，有為如何不靠他呢？因此就信口答道：「此事全靠鄉大人提拔，門生就感激了。」張蔭桓道：「際會自有其時，現朝中同心的尚少，變政兩字是目下不易辦到的，足下盡安心聽聽機會也罷了。」康有為聽到這裡，因自己那種切望升官的念頭已是禁壓不住，今張侍郎還要聽候機會，好不耐煩，便答道：「國勢危極了，這會若不速行變政，還待得幾時？只怕列強瓜分中國的大禍也不久出現了，門生位卑不合言高，求鄉大人力對皇上奏請施行才是。」張侍郎道：「變法兩字是小弟最歡喜的，但那些宗室人員和那一班舊學的大吏，大半是反對的，目下如何幹得？弟非為怕事，只利害時機不可不審，足下總要想透才好。」康有為道：「大人這還有見不到處，因朝中大員贊成的已不少了。」張侍郎聽了，便問：「贊成者究有何人？」康有為道：「太傅爵相李鴻章是最談洋務的，他料然不反對。至現在軍機大臣協辦翁同龢，也令小弟呈上條呈。其餘李端芬侍郎、徐會澧尚書、張百熙閣學、徐至靖學士、孫家鼐尚書，多半是贊成的。至於大學士徐相、尚書許應鑾、懷塔布，雖或反對，然他們是個畏事的人，縱不贊成，哪裡敢來抗拒？故就小弟愚見看來，這機會是斷不可失的。」蔭桓聽了，覺翁同龢是咸安宮總裁、上書房總師傅，是個言聽計從的人，在軍機裡頭頗有勢力，若他贊成變法，料可幹得來。原來張侍郎是最服翁同龢的，因此就中了康有為之計。

這時反覺康有為說得有理，想罷，不覺點頭，隨又說道：「怕那宗室滿人於此事不大喜歡，因他們多是頑固到極的，此事終不宜造次。」康有為道：「小弟總打算定了，若真個變起法來，或不幸有些變動，勢不得不靠些兵力。現小弟已想得一人，正合用著他呢。」張侍郎便問何人，康有為細細說道：「現袁世凱正充練兵大臣，統練新建陸軍，部下有六千人馬之多，不怕不能幹事。」張蔭桓聽到要用兵力，嚇得一跳，便說道：「如此就大難了。爾好好地說變法，因何又說起要用兵來！這舉動豈不是自相矛盾麼？」康有為聽了，此時覺得自己說錯了，即轉口道：「小弟還沒有說完。因我們中國若能變法，必能自強，是外國人最忌的，怕他要來干涉，還有袁公一支兵力盡可使得。」張侍郎道：「這越發差了。我們自己變法，外人那裡便來干預？縱然是干預起來，量袁氏這六千新建陸軍，又如何抵擋各國？爾休說得太易！」康有為此時又覺說錯，再轉口道：「縱不靠他防禦外人，便是頑固的一班兒有什麼反對暴動，就靠他六千兵來彈壓，卻也不錯。」張蔭桓覺他越說越支離，暗付袁世凱那人，是專聽大學士榮祿指揮的，如何肯聽他調用？如此必要弄壞了。奈康有為還是說得落花流水，覺得不好與他多辯，只得糊塗答應去了。康有為便去。

自此，康有為天天到張侍郎那裡談天，都是慫恿張侍郎，請他奏請速行變法，及運動他保薦自己。又常常把書信送給張蔭桓，張蔭桓不勝其擾，早知他如此變法，必要弄出事來。但張蔭桓是贊成變法的，又見翁同龢且如此贊成，自己縱不相助，盡該在旁觀看，便不理康有為，只靜中看他如何做法。惟康有為並不知張蔭桓心事，只當張蔭桓是被自己籠絡上手，因此那點雄心更發作了。又念欲行大志，總要自己黨人多些居高位，較為有力，一來設法使他們升官，變法之事由他們做起，有功時自然數典不忘祖，要歸功於己。若有過時，就由他們抵擋，豈不甚好。天天打算要先薦自己黨羽出身。因康有為未中進士以前，當甲午戰敗之際，在京時曾結了一個保國會，這保國二字是很闊大的，不知是保中國還是保清國。惟對著滿人就說是保清國，若對漢人就說是保中國不保大清這等宗旨，正像俗語說的兩騎牛。所以當時北京風氣初開，都聞得保國會三字來相從附，整整有幾□人之多。過半是候補馬差人員，未有官職，滿肚牢騷的，如岑炳元、林旭、譚嗣同、唐才常、劉光第、楊銳，與門生梁啟超、親弟康廣仁，統通是保國會人物。那時節康有為因為謀大官，要先薦同黨，故官癮更大，把從前稱聖稱賢的念頭拋到爪哇國去了。

但左右思量，欲援引自己黨羽，總無門路。便往請見翁同龢，求他設法，翁同龢道：「足下舉動，每每為人不喜歡，因何自己太過不斂跡？就是把你保薦出來，怕今天老夫上了保章，明天就有遞折來參劾你的，這樣如何是好？」康有為道：「弟思量得一計，恩相不如先奏一本，請皇上諭令各大臣保舉賢才，方今國勢危弱，待才而用。這一本奏折不怕皇上不准的，若然有諭旨准奏，然後保舉小弟一班人，自然有所建白，必不負恩相抬舉。」翁同龢聽了，覺此計甚好，連稱「妙極」，也一一領諾。康有為去後，過兩日，翁同龢由軍機處入值上書房，就親自遞了一本奏折，內裡都是說國勢式微，由於人才乏絕，不如令內外三品以上大臣舉保賢良這等語。當時清帝見了，覺此折所說未嘗不是，就面諭翁同龢道：「此策甚好，可以收攬人才，為轉弱為強之計。」便批出准奏，諭令各大臣保薦。翁同龢更奏道：「往時詔舉賢才，只是循行故事，今番總要認真。若所舉確係賢才，就宜立刻破格錄用。」清帝亦當面允奏，翁同龢好不歡喜。退值後，即與三五知己商妥，或保薦一人或二人，統把康有為的黨羽來保舉。可憐翁同龢做了幾□年大員，一旦被康有為愚弄，就保出那一班怪異，弄出大大的風潮出來。正是：

休云老相能謀國，竟把奇魔當得人。

要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